



玉屏箫笛：吹出青春之歌

了不起的
青春小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
记者 李雅娟

最近，26岁的贵州小伙子姚研有些苦恼。

半个月前，他从浙江省杭州市辞去工作，回到家乡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学习箫笛制作。这次回家，他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使命——成为自家箫笛店“箫笛世家”的第五代传人。

姚研的祖辈生活在玉屏，均以制作箫笛为业，父亲姚茂芳还是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带过不少徒弟。但是回家十几天了，父亲教给他的仍是最基础的制作步骤——竹材校直。

一根竹子要经过反复的烘烤、冷却，才能达到可以制作箫笛的直度。在每天八九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姚研听到父亲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够直”。“很多时候我看着挺直了，但我爸一看就说不行。”他苦笑着说，“不过，我一定要做出一支能让我爸看得顺眼的。”

老 竹

作为首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玉屏箫笛是与茅台镇茅台酒、大方县漆器齐名的“贵州三宝”之一，以音色清越、雕刻精致著称，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玉屏侗族自治县也被称为“中国箫笛之乡”。

在玉屏，像姚研这样学习箫笛制作的年轻人虽然有很多，但论技术火候，还得看老师傅。

姚茂芳的箫笛店不大，但从这里销往全国的箫笛无数。因品质过关，很多人会专门来这里挑选箫笛，线上订单也源源不断。记者走进店里时，姚茂芳抬头打了声招呼，扶起老花镜，又攥起手中的刻刀忙活起来。“这一支已经做了半年多了。”他吹了吹手边的竹屑说。他手中是一支陕西



①④4月7日，贵州玉屏，印山民族小学五(2)班的学生正在上笛子课。 ②贵州玉屏箫笛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姚茂芳在工作室制作箫笛，制作时，他需要对调音器不断吹奏箫笛校音。 ③贵州玉屏箫笛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继红在工作室雕刻箫笛，玉屏箫笛上多雕刻龙凤图案，有“龙箫凤笛”的制作传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蒋继璇/摄

客户定制的箫，紫檀色的箫管上刻有“中国玉屏”4个字，姚茂芳正在其下方刻着自己的名字，横平竖直，每一刀都果断而精准。不多时，收尾工作完成，他将箫抵在唇下唇了起来，箫声深沉低回。

一根竹子要成为这样一支玉屏箫笛，需要在茫茫竹海优选至少3-5年竹龄的竹材，越是老竹韧性越好。伐竹于冬天后，还要经过取材、制坯、雕刻、成品四大工艺流程。箫有24道工序，笛有38道工序。

取材后的竹子要晾晒数年才能使用，因此，像姚茂芳一样的箫笛制作师每年都会去收竹材，处理后阴干存放。

店里只售卖成品，产品制作在县郊的工作坊。一栋5层的小楼里，每一层都堆满了竹子和箫笛半成品。每天8点，姚茂芳带着儿子雷打不动地来到工作坊，开启一天的工作。

对箫笛制作，姚茂芳几乎讲究到极致。对着一个已开好的音孔，十分钟里

他磨了又磨，锉了又锉。其实单凭外观，每个音孔很难看出不同，但姚茂芳还是仔细地刮磨每一个孔。“有时候在外面买的箫笛，最怕这孔七七八小，吹奏时就会有不和谐的声音。就像人唱歌一样，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姚茂芳说，每一支箫笛的音色都是独一无二的，而除了制坯的部分环节需要机器辅助，每道工序都只能手工制作，“因为每一根竹子也是不一样的”。

不长的谈话时间里，姚茂芳在工作台和车床间往返了七八次，反复打磨箫管的内壁和音孔。每次用车床一打磨完，还未等竹屑落尽，他便迫不及待地拿起箫，转身边走边吹。“不得行，还得调。”一次次校音，一遍遍调整，清幽的箫声萦绕在水泥毛坯房里，双手执箫的姚茂芳却像站在竹海中。

在姚茂芳看来，吹不好箫笛就做不好箫笛，“只有吹得好，才知道箫笛的问题出在哪里，才能作相应调整”。闲来无事时，他会邀请三五好友到工作坊来，大家

带着箫笛围着炉子坐在一起，或独奏，或合奏，几人还会用箫笛“接龙”，即兴吹奏旋律让下一个人接续。在他的影响下，儿子姚研也从小学学习笛子，现在对箫笛制作和吹奏“两手抓”。

从业近40年，姚茂芳已记不清做了多少支箫笛，只是做了大半辈子，却没给自己留下一支，“有的虽然特别喜欢，但也没能留在自己手里，还是希望能遇到懂它的人，如果不懂它，给多少钱我都不卖”。

玉屏箫笛年产量约4万支，玉屏县也有千余亩的植竹基地。但对于箫笛制作来说，好竹难寻，好箫难做，好徒弟更难遇。这些年来，传承的问题一直困扰着玉屏的箫笛制作师。姚茂芳先后带了20多个徒弟，但是大部分都已经转行了，只有少数还在从事箫笛制作。“这个东西就要坚持，如果不坚持的话，那会很恼火（贵州方言，指事情难办——记者注）的。”现在，他只希望儿子能将他的

新 声

在玉屏，箫笛元素藏在县城的角角落落：箫笛雕塑是随处可见的，箫笛吹奏是老少咸宜的，就连箫笛课程都是走进小学校园的。

每周一的大课间，印山民族小学的学生都会在操场上列队集合，不同于其他学校以广播体操为主的活动形式，这里的大课间活动是千人笛子合奏。孩子们手执竹笛，在操场上吹奏《印山娃娃爱侗乡》《贵州有多美》等曲目，动作整齐划一，曲调朝气蓬勃，每逢重大节日，他们还会穿上侗族服饰演奏。

在这所小学，几乎每班有笛笛，人人能吹奏。箫笛课是三至六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每周一至两节。记者来到这里时，该校音乐教师姚沙正准备给五(2)班的学生上笛子课。

一支支笛子整齐地摆在每个学生面前，孩子们挺直腰板，端正正地坐着，脸上却难掩兴奋。在姚沙介绍课程内容的时候，已经有孩子忍不住伸出小手，不断摩挲自己的笛子，在音孔上按来按去。

“今天老师带来的歌曲是《歌唱祖国》，每个同学都会唱，那用竹笛怎么吹奏它呢？”熟悉的旋律流出，姚沙拿起自己的笛子开始示范，“我们今天只用单吐这样一种演奏方式来完成这首曲子。”单吐是笛子演奏中最基础的吐音技巧，上过两年笛子课的孩子早已了如指掌，在姚沙的讲解下，不一会儿就能跟着吹奏起来。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在小学语文课上，总能看到老师带着学生一句句朗读课文，当这个教学模式到了笛子课上，就变成姚沙领吹一句，孩子们跟吹一句，大家用笛子回应着彼此的旋律。虽然吹得不娴熟，曲调里常有破音或错音跳出来，但每个人都敲着腮帮子认真地吹奏。坐在第一排的小男孩当天忘了带笛子，便把铅笔横贴在脸旁，假装按着指法，嘬起嘴唇偷偷地跟练。这样一堂课下来，每个人都意犹未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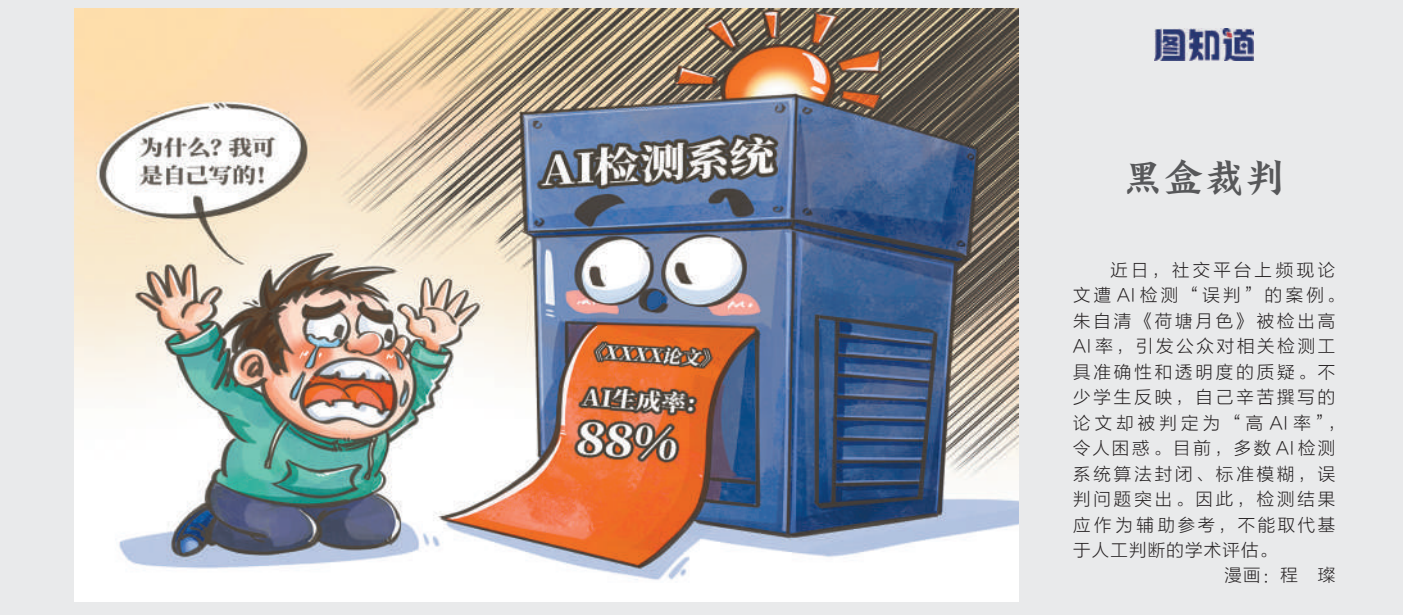
但自从学会了吹笛子，班里的许多学生就多了一些“甜蜜的烦恼”。“每次跟大人出去吃饭，我妈总会让我带上笛子，吃着吃着就叫我给大家来上一曲。”五(2)班学生姚若熙无奈地笑着说，吹笛子就是玉屏孩子的“饭局才艺表演项目”，不过，他们也因此变得更自信了。“很多学生特别喜欢笛子，走在路上都要吹，可能有孩子成绩不太好，但如果能吹好笛子，也是很有自信的。我们希望能抓住学生身上的亮点，让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姚沙说。

在印山民族小学校园内的印山书院里，还有全国首家箫笛类博物馆——玉屏箫笛博物馆。馆长蒋毅30多岁，毕业于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竹笛专业，从10岁就开始学习箫笛。谈起箫笛，他的脸上充满了幸福，“带一支笛子可以走遍天下，也可以吹遍天下”。

在他的博物馆里，每名工作人员都必须学会吹箫笛，“因为这样才能给观众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平时，他也会请印山民族小学的学生来当小讲解员，为观众讲解并吹奏，古老的玉屏箫笛就这样在稚唇间吐纳新声。

几天前，姚研兴奋地给记者发消息说，在烤了30余根竹子后，他终于校出来一根很直的竹子，姚茂芳看了也很满意。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店里陈列的就是他做的箫笛了。

一根竹子要成为箫笛竹材，需等待数年的时间，但是每一年，都会有新的竹子破土而出。



图知道

黑盒裁判

近日，社交平台上频现论文遭AI检测“误判”的案例。朱自清《荷塘月色》被检出高AI率，引发公众对相关检测工具准确性和透明度的质疑。不少学生反映，自己辛苦撰写的论文却被判定为“高AI率”，令人困惑。目前，多数AI检测系统算法封闭、标准模糊，误判问题突出。因此，检测结果应作为辅助参考，不能取代基于人工判断的学术评估。

漫画：程 璨

从竹林到银幕 他们用镜头守护油布伞记忆



□ 杨子娴 邹紫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伞面遮的是风雨，伞骨撑的是乡情。”近日，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短视频单元荣誉盛典于北京举行，安庆师范大学6名学生所拍摄的油布伞微纪录片作品《伞文诗》，获得文化艺术类三等奖。

“油纸伞有很多人知道，那油布伞呢？”去年11月，这支由6名广播电视学专业大学生组成的团队于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开启了一场非遗技艺拍摄之旅。

《泾县志》记载，泾县生产油布伞历史悠久，其中，孤峰油布伞产量最大、质地最优，早在宋元时期就有制伞的记载，经过一代代手艺人传承，发扬光大。

泾县孤峰油布伞的竹骨上，刻着皖南山区的年轮。作为省级非遗，其制作技艺扎根于青竹遍布的山岗、传承于烟雨朦胧的溪涧。这份藏在竹节纹路里的非遗密码，等待着青年视角的重新破译。

团队成员李武回忆，拍摄阶段，每日往返住处与当地的国民油布伞厂，清晨要蹲守山林竹径，“手指冻得通红，就哈气暖一暖，接着拍。当地匠人选择最有韧性的竹子作伞骨，我们心里装着要拍出一部好作品的韧性，再冷再累也能咬牙坚持”。

从策划拍摄主题到筹备拍摄设备再到记录制作细节，一部微纪录片的诞生，靠单人力量难以完成。为此，团队进行了分工：四人负责拍摄，一人承担采访，一人机动替补。因拍摄地与住处距离远，需早起搬运相机、稳定器、三脚架等设备。为捕捉匠人上山砍竹画面，大家顶着寒风跟随拍摄，默契配合调整镜头角度。“伞骨需经百炼才撑得起风雨，你们也要在协作中磨出韧性。”团队指导教师李萍常这样叮嘱团队。

作为安庆本地人，团队成员李苏皖对家乡文化有着特殊情结。“从小看



拍摄团队在拍摄完成后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着望江挑花的精美纹样、听着黄梅戏的婉转曲调长大，这些家乡非遗早已“融入血脉。”她感慨，此次在泾县接触油布伞制作时发现，同属皖南地区、山水相连的两地，传统手工艺中藏着相似的乡情记忆，“不仅是从小接触的非遗，家乡周边城市的非遗同样值得被看见”。

拍摄时间只有5天，团队带着设备在崎岖的山路上取景，山路坑洼不平，雨后更是泥泞难行，器材磕碰风险高，每一步都需格外小心。李苏皖踩着碎石爬坡时不慎滑倒，脚扭挫伤，却顾不上疼痛，连忙护住怀中的设备。事后，她感慨，这段山路就像非遗传承之路，虽布满坎坷，却通向充满希望的文化原乡。

在《伞文诗》的剪辑筹备中，团队围绕片名与叙事框架展开多轮讨论，从毛竹到伞骨穿制，再到伞面成型，如何用诗意的方式串联起油布伞的制作流程，是他们最初的难题。团队成员陈艺文回忆，小组多次推翻原有方案，最终决定以“伞的视角”构建散文诗式框架。片灵感则源于歌曲《父亲的散文诗》， “伞”与“散”恰好同音，既点题又保留诗意。转场设计中，团队又借鉴了歌曲散文化的歌词结构以及对仗手法。

《伞文诗》的剪辑过程中，团队成员反复推敲确定框架，设计起承转合细节，将镜头画面与音乐节奏、音效音响完美契合，在情感上引发共鸣。关于转场设计，团队最初设想以“黑底白字”标注篇章，但考虑到画面美观度，最终采用油布伞的制作空镜转场，并辅以散文化语言串联各部分，既自然衔接内容，也让成片更具诗意流淌感。

劈竹条、磨伞骨、穿彩线……《伞文诗》不仅展现油布伞的制作工序，更歌颂一代代工匠的坚守。“我们就像伞柄，是连接过去匠人坚守与未来创新传承的纽带。”团队成员杨晓雨说，在记录油布伞制作的过程中，老一辈匠人的专注与坚守令团队深受触动，这些老人也期待通过镜头让更多人发现油布伞之美，吸引更多年轻人成为非遗传承的新生力量。

“当看到镜头里油布伞骨在光影中流转，突然明白非遗传承就像竹条破节——得耐住寒、扎下根，才能磨出韧性。”陈艺文指着素材里一组老师傅抚摸着竹的特写镜头说，“匠人掌心的老茧掠过竹节时会发出‘沙沙’的声音，这样的细节比任何解说词都更有力量。”

素材从相机导进硬盘需要逐帧筛选和标记，因为拍摄量很大，团队成员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但他们觉得，“就像油布需层层涂漆、反复晾晒，大家在剪辑中千次打磨，只为让每一个镜头都浸透油布伞的灵魂。伞是匠人的孩子，《伞文诗》是我们的孩子，如同父母期待孩子远行，团队也期盼《伞文诗》能带着传承力量，走向更广阔天地”。

这群年轻人也意识到，当课堂上“文化自信”的理论转化为镜头下的实践，手中的摄像机不仅是创作工具，更是丈量历史厚度的标尺。“非遗不是凝固的标本，而是流动的文化长河。”团队成员王莹莹感慨，当青年用镜头记录历史，用创新激活传统，非遗便在代际传承中完成了从“根”到“芽”的蜕变。

年轻人给年轻人写歌，把热爱揉进音乐里



□ 孙庆玲

“向前走，少年别回头……”在今年五四青年节，新歌《少年同游》上线，在社交、音乐平台上引来不少关注。这是一首年轻人年轻人创作的歌，作词人、编曲人均95后，演唱者则是名00后，传少年意气，扬青春豪情，他们把对青春的理解都揉进音乐里，让不少年轻人产生共鸣。

音乐，是青年文化中无比活跃的符号，对年轻人有着强有力的“磁吸力”。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堪称“音乐节井喷季”，数据显示，其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上百场，观众人数突破200万人次，形成“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的联动效应。有人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有人在音乐节上尽情释放，那些跃动的音符点燃了个个青春“小宇宙”。

为何音乐有如此“魔力”？无论是一群人在演出现场的狂欢，还是一个人戴着耳机默默按下播放键，音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陪伴，也是与另一个世界的“接口”，有时一段旋律、一句歌词、不经意的哼唱都能把遥远的、陌生的人瞬间连接，织起一张张情感传导的网，让情绪有了出口，让情感实现跨时空共振。此时的音乐仿佛已突破旋律载体，演变为身份认同的加密通信。

也正因如此，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相关单位

共同推出“潮音共创·国潮新声”青年国潮品牌音乐系列项目，希望用音乐搭建起国潮文化与青年的桥梁，激发新时代新青年蓬勃的内生力量。《少年同游》便是该系列项目的第一首歌曲。

音乐自带抚慰人心或鼓舞人心的力量。《少年同游》作词人许伯平想通过音乐把这种力量传递给更多人。拿到旋律后，这名95后作词时几乎一气呵成。

何为少年？何为青春？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经历的一幕幕——大学毕业后，他在河北老家开了一家清吧，赔了；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备考公务员、部队文职岗位，没考上；来北京找工作，投了无数简历，没人回……10月的一个晚上，他躺在床上，听了一首隔壁老樊的歌曲《我曾》，眼泪不自觉地流到枕头上，此时的他觉得“自己20多岁了，连个工作都没有，特别迷茫沮丧，不知道怎么办”。

然而如今回忆起那段迷茫、煎熬的时光，许伯平已“云淡风轻”，他终于等来一个刚起步的音乐公司的聘用，成为该公司的第二名员工。公司虽小，但他不在乎，因为他找到了方向，从事的是自己热爱的音乐工作，接下来就是“拼命工作”。现在，他又跳出来和同伴合作做一个音乐厂牌，听歌、创作、策划，过得充实且忙碌，用他的话来说，迎来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时刻”。

许伯平把这些都写进了歌里，写初出茅庐的迷茫和洒脱，写“多少次迈不过的山丘”，写那些拼命的努力的“黑夜到白昼”。他最想向年轻人分享的是，“你不知道前方会面对什么时，那就朝着自己热爱的方向走，一定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于是，便有了歌词中的那句“向前走，少年别回头，前方有同你一样清澈的眼眸”，有了歌名“少年同游”。

“每个人都会经历所谓‘少年’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人的经历或许完全不同，但相同的是，内心都比较单纯，对未来充满期待，拥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敢去拼搏。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每个平凡的某某，都是在不同时空的人生路上‘少年同游’。”歌曲《少年同游》的编曲、制作人杨宇豪说。

音乐的力量从哪里来？真诚，总是“必杀技”。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经历，但总有类似的情感，有那些或迷茫或煎熬或昂扬或洒脱的时刻，或许正因为创作人员的真诚，才让音乐更具能量和感染力。

就像杨宇豪所说，音乐对于年轻人来说，不仅仅是娱乐消遣，更重要的是，“在音乐作品中能找到共鸣，音乐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有些音乐作品真的可以鼓舞人心”。他也希望，通过音乐鼓舞更多年轻人保持赤诚之心，坚持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脚踏实地、努力奋斗。因为——

“当青春的列车，开到了你梦寐以求的某个时刻，当你回头看，每个脚印都是值得……”



《少年同游》